

楔 子

那是一個很古老的傳說。

在歷史可追溯的年限之前，東方的海面上矗立著一座島嶼，叫做「比翼島」，島上住著一對祥獸，人稱「重鳴鳥」，雄鳥叫「金梟」，雌鳥名叫「銀鳳」。

此種鳥獸如人身形一般大，白晝時為鳥的形體，在特定時辰會鳴唱歌曲，由於歌聲如天籟般悠悠迴盪在峽谷之間，因此得名「重鳴」；入夜後，重鳴鳥則會褪去鳥羽，化為人形。

人們相信只要聽到重鳴鳥的歌聲，就表示好運即將到來，因此稱其為祥獸，而這種祥獸就像鴛鴦一般，一生僅唯一伴侶，若失去了另一半，剩下的那一隻就會瘋狂尋找，直到泣血而死。

有一次，東方國土上的國王，因打獵比賽不慎誤入比翼島，還因此受了傷，幸得重鳴鳥所救，卻沒想到隨著相處日長，國王竟對銀鳳深深著迷。

打從有記憶以來，銀鳳便一直待在比翼島上，她從不知道外界是什麼模樣，而國王的博學多聞引發了她強烈的好奇心。

雖然銀鳳變得喜歡纏在國王身旁問東問西，也時常與國王笑鬧，但金梟覺得她只是孩子心性重，一時好奇罷了，便寵溺地由著她。

過了一陣子，士兵們找到了國王，國王下令要士兵們先回國拿些稀世珍寶過來，說是要答謝金梟與銀鳳的救命之恩，可是事實上，國王是想以此利誘銀鳳隨他離開比翼島。

銀鳳的所知所聞，都只侷限於比翼島，對人類也沒有什麼防範，輕易地便信了國王的甜言蜜語，以為國王只是要帶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快就會再回到島上，因為她怕金梟不同意，所以趁著金梟不注意的時候，隨著國王和他的士兵離開，回到國王的國家。

可是銀鳳這一去，便不曾再回來過。

當金梟發現後，狂怒地直飛東方國土，可是一心要尋回銀鳳的他，卻得到銀鳳殘忍的回答—

「不，我不回去，我要一生一世待在這裡，待在王的身旁。」

聽到這樣的回答，金梟原本一身金色的羽毛瞬間化為死寂的黑，他向東方國土的人民宣告，三天之後，他將帶著惡魔的咒語回來復仇。

迷戀銀鳳到已然喪心病狂的國王，非但沒有因此歸還銀鳳，以保全民安泰，反而帶著銀鳳及大筆金銀財寶連夜偷偷離開，置子民與王室於不顧。

三天之後，當金梟重返東方國土，發現國王與銀鳳失蹤的事，極為震怒。

他那唯一的伴侶，竟然捨棄了與他共度億萬年的情感，隨著人類私奔！

唯一的愛，也是他直到氣數用盡都誓言要珍藏的寶貝，卻給了他致命的一擊！

氣到發狂的金梟，捨棄了最後僅存的良善，他召喚惡魔，以心與魔易之，從此化身為人，化心為魔。

為了報復，金梟對國王的四名子女下了咒語，讓他們成了惡魔的狩物，生生世世都必須嚐盡詛咒的折磨而不得解脫。

大皇子，生生世世，凡為他所愛之人或愛他之人，都將因詛咒而死。

二皇子，生生世世，將受無心之苦，癲狂嗜血，卻永遠填補不了胸中的缺口。

三皇子，生生世世，都無法與所厭惡的人分離，不管輪迴多少次，終將帶著堆疊的記憶，與厭惡的人長伴。

四公主，生生世世，無鹽醜面，難遇真心之人，難覓圓滿歸宿，唯一擁有的只有孤寂。

當晚，東方國土風雲變色，轉眼間天崩地裂，好好的一片樂土，瞬間成了人間煉獄，而在這人類地獄之中，金梟對銀鳳痛心疾首的怒吼，迴盪久久不散。

第1章

地處險峻山勢，土荒地稀的北國，即便是在天下太平的盛世裡，也得擔憂人民的生計問題，因此一直很覬覦資源富饒的東方國。

雖然每年北國卑躬屈膝地向東方國進貢動物皮毛與新釀綠酒，但每一任北國君王，卻無不想要發動戰爭，攻下東方國土。

直到這一代，東方國國王顯然是享福享太久，忘了自己身負百萬人民安居樂業的重任，荒廢朝政，聽說最近迷上了從東方海域上帶回的一隻奇獸，還有比現在更好的時機嗎？

身為北國唯一公主並兼任軍事總長的高娃暮，不斷地向北國君王高娃努，提議募兵攻打東方國。

「妳確定現在是時候了嗎？雖然最近東方國國王不上朝，也的確對國事不聞不問，但他底下的將領們可沒鬆懈，尤其是由大皇子統率的兵團，仍舊天天操練，妳覺得現在真的是一個對的時機嗎？」北國君王高娃努摸著長鬍子不禁懷疑。

他們可用的兵力非常精簡，得三思而後行，若不成功便成仁！

束起一撮青絲，五官立體緻豔的高娃暮，卻胸有成竹地道：「父王，您別擔心，君廢朝，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算底下的將領有多大的本事，上位者昏，則軍怠，這可是千古不變的真理。若我們不把握時機，待其他小國也察覺到這見縫插針的情勢，以我們的兵力可沒辦法分散對付他國啊！」

女兒的分析非常有道理，若不是他們拿下東方國土，將來也會是其他國家拿下，到時，北國的狀況仍然不會改變，與其這樣，不如放手一搏？

看父王仍未下最後決定，高娃暮繼續說：「父親，人家說時勢易參、先機難求，我們長期派密探暗中留意東方國的一切，不就是為了比別的國家更早發現像這樣的機會嗎？如果我們還猶豫，可是把機會白白拱手讓人啊！」

最後這一句，促使高娃努慎重地點頭應允。

雖然沒把握一定成功，但確實這樣的機會難再有。

於是，北國在短短的十天裡，便將能上戰場的百姓全數編入軍隊裡，再用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訓練，準備出兵。

由於北國人民從小就是在惡劣的環境中長大，對抗的敵手可不是人類，而是大自然和野獸，因此，即便訓練期很短，也足以讓每個人變成驍勇善戰的士兵。

當他們跋山涉水抵達東方國土的邊界時，接到密探回報—

「東方國王因為帶著祥獸銀鳳私逃，銀鳳的另一半金梟正在降災於東方國土，現在可說民不聊生！」

高娃暮一聽，嘴角立刻上揚。「真是天助我也！我們這就殺去！」

她一聲令下，三十萬精兵攻進正在內亂的東方國，雖然東方國的現成兵力至少有五十萬，但長期養而不用，加上現在國內內亂，對比每天都在跟無情天地掙食的北國三十萬精兵，反而落居下風。

東方國大皇子靖武，雖然日日操練軍團，但現在光是對抗趁著國王私逃、金梟降災而興風作浪的外戚宦官，已經焦頭爛額了，哪還有餘力去應付根本沒有料到會起兵攻打的北國兵呢？

三皇子靖剛眼看情勢危急，與兄弟商量後，決定去找率兵的高娃暮協商。

他誠意十足地列了貢禮清單也準備了地契，面對高娃暮開口道：「正如妳現在看到的，東方國的人民現在正遭受痛苦，我們為平息內亂分身乏術，是不是請貴國高抬貴手，我們願意將這些地跟你們共享，日後待災難平息，東方國和北國絕對是平等地位，不再分尊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高娃暮看著眼前這位長相斯文，為人正氣的三皇子靖剛，果然人如其名，做事剛正不阿，他提出的條件的確誘人。

如果，今天率兵前來的是她父親，或許這一番話就能讓北國精兵休戰回國。但對象是她高娃暮就絕對不可能！

險惡的大自然環境不只教會她弱肉強食的道理，更讓她看盡人心的複雜和黑暗，大家為了爭奪暖氈和糧食，男人可以變賣妻子，母親會利用瘦弱的孩子。

今天，就算他三皇子將眼前的條件逐一說到做到，那又如何？國家可不是他一個人的，到時一有變數，他什麼都不能保證！

不過，她是一個很懂得善用機運的人。

她露出客氣的微笑，「既然三皇子如此誠意，我又怎麼會不識相呢？那就這樣吧！」

靖剛沒料到事情會這麼順利，不疑有他地寬了心，與高娃暮雙雙把國璽蓋在契約上頭後，便回到朝中表示不必再擔心外患問題。

由於靖剛的回報，大皇子靖武與二皇子靖和，還有將軍們便把所有兵力用在對抗內亂，內心對北國充滿感謝。

然而，就在東方國的兵力已被消耗大半，原本答應休兵的高娃暮忽然再次起兵大舉入侵，且見人就砍，殺紅了眼，連老弱婦孺都沒放過。

當她領兵殺進首城時，靖剛只能眼睜睜看著那絕美卻殘忍的紅顏，在他面前屠殺無辜的東方百姓。

「妳明明答應我休兵的！」臉上、身上沾滿了無辜百姓被利刃所傷飛濺而出的鮮血，靖剛哀痛地大吼。

高娃暮只是冷笑，似乎剛剛宰殺的不過是一隻鴨、一隻鵝，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事實上，我已休兵七日，若你還想開什麼條件，我願聞其詳。」

言下之意，就是再拿地來換和平吧！

她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直接攻下整個東方國，要麼就是東方國直接棄械歸降。

「妳根本是落井下石！」靖剛氣到恨不得現在就砍下她的人頭當球踢。

只見高娃暮不以為然道：「落井下石也是一種戰略，你要怪，就怪自己不善謀策，害了自己國家。」

高娃暮的話，讓靖剛再也不顧她是一介女子的身分，拔刀揮向她。

雖然高娃暮從小被當士兵般訓練，又承襲了北國特有好戰的個性和善戰的體質，但靖剛那股為了百姓國家完全豁出去的決心，她即使砍了他幾劍也擋不住他的攻勢。

「妳跟金梟帶來的惡魔有什麼兩樣？不，妳才是真正的惡魔！人命在妳眼中，根本像螻蟻一樣！」

交戰過程中，靖剛的長劍刺進了她的左肩，令他怔愣了下，而天性好勝的高娃暮抓準這一刻，趁他尚未拔出長劍時故意再往前一步，讓他因為劍被箝制在自己面前，舉劍劃過他的腰側。

她下手又狠又準，為了贏，她甚至可以利用自己所受的傷來控制對方。

靖剛在真的傷到她的那一刻，心中湧起擔心和一些愧疚才一時愣住，但想不到她連對自己都這麼殘忍！

靖剛捂著血流如注的側腰傷口，驚訝的瞪著她，卻遭高娃暮笑斥一

「哼，婦人之仁！」

該殺則殺，有什麼好優柔寡斷的？她不是趁人之危，戰場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靖剛怒視著她，就在兩人準備再次戰個你死我活之際，金梟以心易之所化成的惡魔，火上加油地讓天空下起一陣箭雨。

只見密密麻麻，頂端有著尖銳銅角的長箭，鋪天蓋地的從天而降，不管是東方國的人民，或是北國攻進來的士兵，無一倖免。

正當一把長箭射向身旁一名北國士兵時，靖剛本能地奮力一撲，將北國士兵推到一旁，自己替他擋下了一箭，那箭直射入他的胸口。

被救的北國士兵愣了一下，正想上前將救命恩人拉到安全的地方時，高娃暮卻伺機對著已倒在地上的靖剛再補上致命一劍。

「妳！」靖剛口吐鮮血，已說不了話。

「就說你是婦人之仁，殺敵的時候居然還想著救敵？」高娃暮一臉不屑。

就在高娃暮準備給他最後一擊，直接送他上西天時，金梟對著國土上四名皇族遺孤下了惡魔的詛咒。

當惡魔對著靖剛說：「你生生世世，都無法與所厭惡的人分離，不管輪迴多少次，終將帶著堆疊的記憶，與厭惡的人長伴。」

高舉著劍的高娃暮突然渾身一凜，感覺到自己的靈魂像似出竅，時間和空間在這一瞬間凍結了一樣，她的生命好像……好像……好像就停在此時此刻……

她驚愕地瞪視著眼前只剩一口氣的靖剛。

而靖剛回視她的雙眸裡，除了恨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情緒。

他厭惡，這女人！

半夜兩點，高娃暮在前天才新買的席夢思床上掙扎了兩下，最後，輸給已經漲得滿滿滿的膀胱，睡眼惺忪地從床上爬起來。

唉，這又濕又冷的天氣，跟以前北國的冷完全不一樣，這濕氣簡直冷入骨髓了！披了一件五萬塊的羽絨大衣，她走出房門，嘴裡還是抱怨，「就說住到我那邊去，每一間都有自己的私人衛浴設備，為什麼一定要堅持住這種爛房子？還要兩個人共用一個廁所！」

她邊抱怨邊解決生理問題後，走出廁所，正好遇到現在才回家的靖剛。

兩人在客廳打了照面，高娃暮本能地瞧了瞧客廳牆上的時鐘，實在很想跟他說，再不想回來終究是得回來，可以不要每天垃圾都她倒嗎？

但她還來不及開口，靖剛就一臉怒火的質問她，「劉老爹的地是怎麼回事？他就靠那塊地養活一家大小，妳為什麼偏要跟他們作對？」

高娃暮眨了眨眼，先確定一下他講的是哪一塊地，她手上那麼多建案，實在無法一下子就對上他講的，尤其是在這半夜兩點多，她腦子還迷迷糊糊的時候。

想了一會兒，她才確定，他指的應該是北投近溫泉區的一塊農地。

「拜託，我買地蓋樓又怎麼了？我又不是去搶，有給錢的。」高娃暮反駁。

「但劉老爹並不想賣，妳為何苦苦相逼？還派黑道人士去威脅？」

好在劉老爹打電話給他，他馬上飆車到北投去幫忙，不然六十幾歲的老人家哪堪她這樣驚嚇？

高娃暮挑了挑眉，一副在商言商的口吻道：「公司有公司經營的方針跟策略，那些黑道人士不是我派的，但聽說我們已經開出很高的價錢了，誠意十足，但對方怎樣就是不肯讓步，故意開了個不可能的天價給我們，如果是因為這樣，公司有這樣的安排，那我只能說是對方太不上道了。」

說完，她就要閃身回房繼續睡，但靖剛一個大跨步，伸手扳回她的肩，讓她面對自己。

「生意就是用談的，不管他上不上道，妳都無權用武力脅迫，萬一害得他走上絕路怎麼辦？」

高娃暮看著他義憤填膺的樣子，心裡想著：這男人，幾萬年下來怎麼腦袋還是那麼迂腐？一就是一，完全不會轉彎？

她嘴上回道：「你不要看對方七老八十的就認為他一定很可憐，也不要覺得我們出資要買地的一方就一定是牛鬼蛇神，這個案子我親自去談過，對方根本就是想要趁機敲竹槓，沒有你以為的那麼單純。」

靖剛一聽，不屑地推她一把。

「妳以為所有人都跟妳一樣險惡，用盡心機？劉老爹抬高價錢就是希望你們知難而退，那塊地對他有特別意義，他用那塊地養活一家大小這麼多年，豈是說賣就能賣的？」

高娃暮瞅著他，在他氣憤的雙眼裡看到兩簇正義火焰，而自己身在其中，就像他背上那塊紫藍色長著尖角的惡魔印記般，是邪惡的化身。

其實，她只不過是很會生存而已。

她深呼吸一口氣說：「張靖……喔不，你這一世姓『朱』，朱靖剛，如果你有本事，就換你買下那塊地，免費送給劉大和繼續種田，不然，就不要想告訴我應該怎麼做！如果那塊地對他來說意義重大，那麼，我相信他一定會找到辦法說服我放棄；反之，若因此走上絕路，那那塊地之於他的意義，也不過爾爾。我公司的生意，還輪不到你說話。」

說完話，她轉身回房，徒留靖剛一人在外瞪視著房門。

過了很久，躺在床上卻還未睡著的高娃暮，才聽到對面房門被用力甩上的聲音。她閉起眼，想從他這幾世來不斷與她對立衝突的過程中，試圖退一步去認同他的說法，試圖相信自己，的確就是個自私自利的壞人。

然而，腦海裡出現的畫面，從還在北國小時候開始，即便身為公主，年幼的她就要懂得防人自衛，否則，就連爸爸的親兄弟，都有可能為了自身利益，隨時取他們的性命；到了被惡魔偷走了屬於她的歲月輪迴和時間後，在這幾萬年下來看遍的世俗百態，她不覺得自私自利有什麼不對，也不覺得自己是個壞人。

更正確地來說，這世界上不分「好人」「壞人」，而是分成「聰明人」和「笨蛋」，又或者可以說是分成「強者」與「弱者」。

不論在什麼時代，不都是強者才有資格決定局勢，不是嗎？

為什麼總有些人不想辦法變強，反而怪起她呢？

還記得某一世，他為了一個單親媽媽因為還不出跟她借的巨款而跟她翻桌，甚至大打出手，他罵她殘忍、沒有人性，又不缺錢，為何不能給個舉手之勞把那些借款一筆勾銷？

而她堅持要那個母親連本帶利還完錢的下場，就是他們兩個——一個帶著累世記憶、一個活在這世上七萬多年——因此拚鬥個你死我活。

最後是誰贏了？沒有，最贏的不是他，也不是她，而是那個母親。

因為那一世的靖剛用他的積蓄幫忙還了大部分欠款，不用懷疑，一個擁有累世記憶的人，打出生那天就知道怎麼投資操作股票是很正常的事，而她拿錢拿得心不甘情不願。靖剛不知道的是，當他和那個母親在那一世離開人間後，那個母親的孩子成了通緝犯，販毒、詐財，樣樣都來，只因為他不覺得自己想要的東西是必須付出代價去爭取的。

所以，自私有什麼不好？

回到自個兒房間的靖剛氣極地一拳打在牆壁上。

他脫下外衣，轉過身，從鏡子中看到那個紫藍色惡魔印記，多想拿把刀刨了它，讓詛咒消失，但那是天方夜譚。

七萬多年的輪迴轉世，她讓他見識到一個人到底可以可惡成什麼樣子！

第一次轉世，東方國土已然由她統治，她廢除所有與她對立的皇室規定，甚至將反抗的百姓驅逐在國土之外，任他們自生自滅。而一些斗膽進諫的臣子，不是被拔了官職，晚年淒涼，就是入獄服刑至老，不得善終。

由於惡魔的詛咒，他每一次的轉世都必與她有所交集，就算他千方百計地想要遠離她或使她遠離，但不管怎麼做，命運的線像是早就替他們倆打了一個大大的死

結，不管怎樣都解不開。

既然註定糾纏，於是她努力要扭轉在她手下發生的一切憾事。就算他的記憶不會隨著輪迴而歸零，但身體、財富會。對一個每世都要從頭開始的他來說，如何去抗衡不受時間限制的她呢？

「佃農的生活已經很苦了，妳為什麼還要提高佃租，他們怎麼過得下去？」

某一世，他對身為大地主的她如此說，希望她可以體恤那些辛苦工作的農家百姓們。

那女人不改冷酷高傲的模樣，回道：「要活下去，就想辦法，那是他們的問題，不是我的。」

怎麼有人可以完全不顧他人，自顧自地在這土地上活著呢？

「難道妳完全沒有同理心？」他憤怒問道。

「同理心？我就是認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天理，所以才一直奉行到現在。」她說得振振有詞，他卻聽得義憤填膺。

她可以冷眼看著別人受苦受難，完全不受一絲影響，但被詛咒得生生世世與她糾纏的他，卻每次遇到，心痛一次。

「就不能讓我入畜生道嗎？」心灰意冷的他，在一次入地府時，問著文判。

他以為，若可以不用生而為人，是否就可以擺脫與她的糾纏？

正在翻閱生死簿的文判看了他一眼，笑說：「世人都以為是做了什麼錯事才入畜生道，事實上，就是因為魂體還帶著罪，不夠潔淨，才打入人道。你，還有得受，別妄想了。」話說得直白，一點希望都沒給他。

「那可否請孟婆給一碗雙料的孟婆湯？」意圖很明顯，他以為孟婆湯無敵，惡魔的詛咒會拿它沒辦法。

誰知文判給的答案更令他絕望——

「基本上，在你來地府的第五次之後，孟婆給你的就只是一般的茶，她要你別浪費她辛苦熬製的湯藥。」反正喝了也沒效。

世道很亂，地府很擠，能趕快投胎的就不要混在這裡，所以孟婆湯常常供不應求。靖剛皺眉，怎麼這麼不敬業？

「難道惡魔的一句話大過閻王定下的輪迴規則？就任我這麼每每來地府過過水，然後帶著累世的記憶重返人間，這樣不是壞了因果、亂了命定嗎？」他忍不住開口。

相對靖剛的激動，文判只是再一次輕笑，「命定跟因果，世人很難參透。倒是惡魔與閻王的關係……說不定他們現在正在下棋呢！」

文判看著靖剛鐵青的臉色，心底暗自搖頭，還帶著點慶幸。

若當初惡魔下的詛咒是連那個高娃暮都跟著靖剛一起來到地府，怕是不會像靖剛這樣一問再問，問完還不死心地從旁想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她鐵定是直接搗了地府再說。

「來，時間差不多了，入輪迴道吧！」文判催促他。

舉足準備跨進那道光的靖剛，回頭看了眼文判，問：「為何一樣擁有累世的記憶，

而且擁有同樣的緣分，卻要我入輪迴？意義何在？」

文判只給了他一記莫測高深的微笑，然後舉起手推了他一把，笑著與他說再見。呵，就算是同條路也能走出不同的結果，因為真正的道路不在人生，而在心中。於是，歷時九個多月的胎程，再次呱呱落地，他一樣不哭不鬧不吵，朱家人比照前幾世的父母親，首先懷疑他成長遲緩。當他生理功能進入到能走的階段，便能寫能讀時，就堅信他是個天才兒童，然後整個學習階段就是一直三級跳，中間順道再次與高娃暮續前緣。

同樣的戲碼上演多次，某方面來講，他認命了。當朱爸爸朱媽媽買地要蓋房子而發現地主是高娃暮時，他連勸說父母另謀他處的話都省了，因為一

還記得某一世，當他發現高娃暮即將與他比鄰而居，他從北部怒遷到南部，結果新家被縱火犯給燒了，而他看中哪間新屋，哪間新屋就被人早一步買走。他甚至搬離台灣，結果害得雙親在國外被街頭幫派火拚時給誤傷斷送性命，那一世雙親臨走前的遺願是：葬在家鄉。

好吧，住就住，反正現在這個時代，就算是家人也都可能因為早出晚歸而一年見不到幾次面，鄰居算什麼呢？

只是，這個孽緣要羈絆得多深，才有辦法鄰居變同居，陌路人變成利益關係人？總有辦法搞到他們同居，總有辦法弄到他們在生意上巧合的互有往來。

他發現，他最厭惡的人是高娃暮，而最大的敵人，卻是命運。

「妳再說一次？為什麼一定要住進我家？」

「因為我家有鼠患。」

「同一層樓，我家就沒有？」而且她住的地方改裝得跟堡壘沒兩樣，這樣老鼠還跑得進去？

「我也很想知道。」

「那妳可以去住飯店啊！」

「我不只去住，我還買下了飯店，但昨天氣爆，毀了，你沒看新聞嗎？」

直接拿起他家遙控器，幫他轉到新聞台，證實所言不假。

靖剛無言地盯著電視，新聞裡說，起火原因是廚房爐火沒關，但警方調閱的監視器裡明明看到最後離開廚房的人做了全面性的檢查。

「如果你再不讓我住進來，那為了抵抗命運要犧牲掉什麼人，我可不知道。我是無所謂，但你不要再說我冷血不……」

她話還沒說完，行李被直接扛進客房，然後「房東」再臭著臉把自己關進臥房。

高娃暮咕噥，「拜託，我也是千百個不願意好嗎？」

所以當這一世朱父朱母約見面的地主是高娃暮時—

「這一次，我有備而來！」高娃暮劈頭便拿出平板說。

為了自己住得舒適，她在靖剛這一世出生前，就開始在物色地點和設計裝潢，反正不管怎樣，到頭來兩人就是得綁在一起生活，那麼，她不在意要花多少錢去打造一個她愛而他也喜歡的居住環境，所以她用平板興奮地介紹著富麗堂皇的豪宅照片。

「你看你看，有你最愛的閱覽室和書房，我們彼此的房間相隔甚遠，起碼要走三十步以上，每間浴室都配上頂級按摩浴缸，還有陽台，連院子都有山水造景，是不是很宜人？很想住？」高娃暮眼睛發亮地介紹著。

朱父朱母當時還疑惑地互看一眼。

「你認識她？」他們問著自己的兒子。

靖剛嘆了口氣，點點頭。打出生前就認識了！

而且昨天看到公司新進駐的精品珠寶櫃區，正是她「高慕集團」下的百貨通路時，他便知道要跟她糾纏的時間到了。

高娃暮介紹的房子，簡直想讓人關在裡面關到死，不要出來面對現實。

但靖剛不屑一顧，堅持住在只有兩房一廳的小小公寓裡，而且還是在大馬路旁邊。這算是無聲的抗議吧！既然分不開，那小地方不如她意也好。

為了不要讓自己多年打造如皇宮般的豪宅付之一炬，高娃暮只能妥協地委屈自己，至於那棟豪宅，就以「因為公司較遠暫時不方便住」轉租給朱父朱母，而且在靖剛的威脅下，以超不合理的極低租金租出去。

朱父朱母自是樂不可支。

「小剛啊，你什麼時候有一個這麼好的女性朋友，爸媽怎麼不知道？有空多帶過來一起吃飯。」

父母不斷的對他擠眉弄眼，意圖很明顯，但靖剛抱持著淡定的態度回說，他們只是生意上互有來往的關係而已。

朱父朱母再想撮合也沒轍，明白這孩子天生就怪，除了學習力比一般人超前、性格超齡之外，跟家人總是不親，甚至小時候才剛會開口說話就堅持要改名，讓他們永遠弄不懂這個孩子在想什麼。

所以，當知道原來他有女性朋友時，不禁感到意外，而且，這位女性朋友似乎比起他們這做父母的更為熟悉小剛。

例如，偶爾來訪一起用餐時，滿桌的菜總有幾道會被特別移至小剛面前，香菜會先被挑掉，應該是以醬油膏佐味的蔥蛋會另外準備一碟番茄醬，還有湯裡如果有番茄會先被撈起。

「靖剛雖然喜歡番茄醬，但不喜歡吃到軟軟爛爛的番茄。」

咦？騙人！

朱父朱母驚訝對視。因為朱母從以前最常煮的就是番茄蛋花湯，小剛都照單全收呀！為何連身為父母的他們都不知道的事，這位高小姐這麼明瞭？

「你們……確定沒有在一起？」

「沒有。」

沒有他們以為的那種「在一起」！

好啦，好像也沒什麼好懷疑的，因為除了知道一些他們做父母不知道的小細節外，看小剛對高小姐冷冰冰的，而高小姐……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跟小剛某些地方很像。例如：明明看起來年紀很小，但應對談吐很超齡，腦袋似乎裝了有幾世紀的東西，連他們兩老都無法在他們面前講什麼「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

多」這種話。

感覺……他們比較像祖先。

是說，男女長期同住一個屋簷下，真的不會日久生情嗎？

當然不會！鐵定不會！絕對不會！

因為對靖剛和高娃暮來說，他們身上背負的不是小情小愛，而是國仇家恨啊！

這一週是今年入冬以來最冷的一週。

高娃暮雖然不會死，但一樣會傷會病痛，身體也會難過。不過，一向事業心重的她，就算正微微發著燒，掛了病號拿了藥之後，還是驅車前往工地查看。

銀灰色最新款 V12 GT 法拉利奔馳在熙來攘往的馬路上，格外顯眼，尤其透過暗色車窗隱約看出車主是位妙齡女子，更為這款高級跑車增豔不少。

「應該是哪家企業主的獨生女吧？」

不好意思，她就是企業主人。

「她老爸一定是個有錢人！」

她父親確實曾是一國之君，但她可從沒順著枝頭做鳳凰。她的一切，全是她自己掙來的！

「包養她的人一定很多吧？」

包養她？她包養別人還差不多。

路上的人多有臆測，甚至有男車主故意逼車，只是，一個打從有輪子在路上跑的年代就駕車到現在的人，技術好到可以去拿賽車冠軍，對這些等閒之輩的挑釁，自然視若無睹。

既然連路上的陌生人都會有那些想法，更遑論在工地上班的工人們，以及自覺高人一等的監工主任了。

當她的車才停好，李主任立刻上前幫她開車門，還躬身請她下車，看得出來今天知道她要來，穿著什麼都有特別用心。

早聽說老闆是個美豔的女強人，但女強人終歸是女人，只要男人懂得怎麼誘哄，遲早連人帶財直接佔為己有，那可是能少奮鬥好幾十年啊！

穿著高跟鞋、一身皮衣皮褲展現姣好身材的高娃暮一下車，看都沒看監工主任一眼，逕自朝正在施工的現場走去，一頭束成馬尾的烏絲帶著髮香掃過李主任的鼻前。

她一副很有自信的模樣，嗯，這樣的女人難搞，但只要搞定，報酬可是不小！

李主任手腳俐落地替高娃暮關好車門，再捧來熱茶。

「高總裁，天氣很冷，來，我特地幫你熱了杯茶，怕你來會冷，裝在這保溫杯裡，這樣你就不怕燙手……」

高娃暮只是瞧了他一眼，沒等他說完，自個兒從包包裡拿出一小瓶熱薑茶。

她啜了一口薑茶，冷冷說道：「行了，講講工程進度吧！別說廢話。」

天！這根本是大魔王等級吧！

瞧她一臉雖施了脂粉仍難掩稚氣的五官，就算親眼目睹，也很難接受這種像在商場上混很久的語調是出自於這一個看起來年紀很輕的女孩……不是，是女人身

上。

「還看著我幹麼？報告啊！」高娃暮對著雙眼還盯在她臉上的李主任說。

「是……是！」

雖然有非分之想，但如果敗在第一印象，那就得不償失了。李主任馬上恭敬地拿出紙本文件，對著高娃暮詳細報告。

但他實在很懷疑，這看起來像個小女孩的高總裁，對建築工程到底懂多少？背後應該是有個搞工程的企業大老闆老爸吧？她應該只是出來做做樣子而已。

因為心裡有這樣的懷疑，李主任在報告時，還故意用了很多專業用語或簡稱，一邊報告一邊側目觀察高娃暮的表情。

咗，看起來根本就啥都不懂的樣子，還裝……

心中才這麼想，高娃暮就出聲了一

「第七層的結構為什麼和第二層不一樣？梁柱的周長似乎太短，裡面的建料跟我當初指定的，是一樣的嗎？建料報告拿來我看！」

李主任愣了一下，然後才慌慌張張地去拿齊資料。

心中暗驚，居然只用聽的，也能聽出哪裡不一樣？他找來資料遞給高娃暮。

高娃暮翻了翻，再對照李主任剛剛報告的內容，問道：「明明我當初指定的建料就不是這個，為什麼現在換掉了？」

李主任看了看，再用力回想了一下，才結結巴巴道：「那個……是我……我們張董說，上週為了這建料問題，送了些禮品過去給您，而您也收下了……您知道的，這原本您指定的建料跟現在用的這種成本差很多……」

高娃暮一個冷眼掃過去。「張董送禮給我我客氣收下，這有什麼問題嗎？我以為生意上互有往來是很正常的，難道，那是在『有條件』的狀況下才送的嗎？」

明明人長得沒他高，但這氣勢卻讓他不敢正眼瞧她。

「張董他……他以為您……您……」

她開口打斷，「以為我收下禮物的同時就得接受同他一起造假工程文件嗎？我高娃暮最不想擔的就是這類的人情。你幫我問問張董，看他想要什麼回禮，我高娃暮會雙倍奉還，連帶契約終止書一起送過去。至於提前解約的賠償金不是問題，但往後他談下的每一筆生意，我都會加倍搶過來，省得他到處欠人家人性，這可不好。」

話講得很明，要送禮賄賂是你家的事，但她要做的事就是那樣，沒得商量。

李主任的獵豔美夢還沒作成，就要開始緊張明天可能沒有工作……

「高總裁，妳先不要急著做決定，這事我等下就好好跟張董說明清楚，一定是我們沒弄懂！」李主任馬上先低下身段賠不是。

除了這建案報酬可觀以外，暫且不論這個高總裁到底是後面金主太有能力，還是真如傳言所說是她自己白手起家打造的王國，但「高慕集團」在土地開發產業，不，不只是土地開發產業，還囊括了飯店業、旅遊業、餐飲業、百貨業等等，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們得罪不起啊！

「可是，若建料要重弄，這交期……」她意有所指地看著李主任。

李主任馬上接道：「絕對如期完成！」拚死也要趕出來。

高娃暮似乎很滿意這樣的反應和回答，微笑地點頭。

就在李主任一顆高掛的心稍微落下之際，高娃暮又開口了一

「對了，劉大和那塊地我也是跟你們張董合作的，你們上週可有派什麼人去威脅他嗎？」

李主任眼神左右瞟了瞟。

「應……應該是沒……沒有……」

從剛剛建料問題一事，實在無法確定她的為人到底是正義凜然多一點，還是唯利是圖多一點？所以好難回答啊！

好在高娃暮也沒再追問，只是輕點頭，提醒他會再安排時間來看進度後，便駕車離開了。

直到她那輛法拉利揚長而去，李主任才挺直了背脊，吁了一口氣自問一

「她……有記得我長的樣子嗎？」

第2章

跑完工地，早餐還沒吃的高娃暮開始覺得頭暈，想到吃藥前最好先吃個飯，省得最後胃痛到要死還死不了，但法拉利又不能隨便亂停，於是她在沿路上隨意挑了個可以停車的餐廳，前往用餐。

「不好意思，小姐，今天客人比較多，目前只剩一個位置，但需要與人併桌，不知道您介不介意？」服務生帶著歉意先詢問。

正在檢查是否有把藥包帶下車的高娃暮不在意地揮揮手，「隨便，只要給我一個位置，讓我吃頓飯就好。」

她可不想在暈頭轉向的狀況下，還要再開一段路或走一段路去找吃的。

何況，台北市不是哪裡都有車位可以停。

服務生含笑點頭，馬上為她帶位。

這是一家高檔的西餐廳，放眼望去，人真的挺多，應該是很好吃吧。

邊這麼想著，高娃暮邊跟著服務生走到了那僅存的位置。

「小姐，這邊請。」

當服務生替高娃暮拉開座位，而對面的男士抬起頭一看—

先不用想說他們兩人會同時發出「是你」跟「是你」的萬年不變巧遇台詞，因為每一世他們都要來個幾百萬次的「巧遇」，因此，兩人只是在看到彼此的那剎那愣了一下而已，隨即，眼光都寫滿了無奈，靖剛並沒有拒絕，而高娃暮也就理所當然的坐了下來。

「早該料到當服務生說『目前只剩一個位置，但需要與人併桌』時，那人就是你。」高娃暮忍不住咕噥。

靖剛則是繼續吃著盤裡的食物，沒打算多做回應。

「小姐，請問您要點什麼？」服務生遞上菜單。

高娃暮看沒幾眼，就闔上菜單，指著對面的靖剛，跟服務員說：「就幫我來份跟

他一樣的就好。」

服務生點點頭，離去。

等待服務生上菜的過程中，高娃暮靜靜地看著坐在對面的男人。

他的容貌，每一世都沒有太大的改變，但表情已經差很多。

那對俯臥在平滑額頭上充滿英氣的劍眉，還有像鹿一般黝黑純潔卻義氣十足的雙眼，以前會為了被詛咒的命運安排而對著她怒目以對，如今只會像現在這樣無視她的存在，卻又感覺得出對她連綿不絕的責怪怨懟。

他挺直的鼻和擁有完美弧線的嘴，老是以不屑的角度和語調批評她的行事風格，只是以往言詞犀利，鼻翼總是因為氣憤而翕動不止，而近幾世來，他的表情已經不那麼生動了，不屑的態度依舊，卻是更冰冷地忽視她，彷彿她是趕不走的蒼蠅，連趕都懶得趕。

見靖剛加快用餐速度，高娃暮出聲，「不用吃這麼急，我就只是坐在這兒吃飯而已，不會礙著你。」

他只是抬頭看了她一眼，冷冷回道：「光是跟妳呼吸著相同的空氣，我已經沒辦法忍受。」

高娃暮沒有回應，這樣的字句，或者說比這樣更尖銳的字句，她已經聽過不下萬次，有點免疫了。

餐廳冷氣有點強，她忍不住咳了起來，服務生忘了多添杯水，她只能看著靖剛面前的水杯，盡量忍著悶咳。

她忍得很好，所以並沒有因為咳個不停而引起周遭人的側目。

本想趕快吃完走人，不管她，但那張紅得很不自然的臉色，加上不順暢的呼吸頻率，還有不斷自制的悶咳，都讓靖剛無法裝作沒看見。

他停下用餐，將自己的水推到她面前。

「喝一點。」

高娃暮抬眼瞧了瞧他，淡笑道：「還……咳咳……還是一樣啊你，就算再怎麼憎恨著一個人，咳咳，仍舊無法狠下心腸……咳咳……」

靖剛皺眉，小聲低斥，「快喝！」哪來那麼多廢話？

她舉起手婉拒，並招來服務生，要他多拿杯熱水給她。

「我是不死之身，但你不一樣，我怕把感冒傳染給你。」

「哼，妳什麼時候這麼好心腸了？」

高娃暮笑著搖搖頭，也不辯解。他已經認定她是什麼樣的人，辯解也沒用。

服務生送來水，高娃暮喝了幾口，沒有感覺比較好，她勉強用一隻手撐住額頭，強打起精神。

「看醫生了嗎？」靖剛還在猶豫要不要問她，但嘴巴卻已問出口。

她點點頭。

「藥呢？」

「要等……等吃完東西才能……能吃……」該死，頭好暈。

靖剛看了一下人滿為患的餐廳，食物其實沒那麼好吃，不知道是因為餐廳名氣響

亮所以這麼多客人，還是那個詛咒為了將他們湊在同一桌才便宜了這家餐廳，總之，看這情形，她的餐點是不可能太快上來。

靖剛將自己還沒吃完的餐推到她面前。

「先吃，吃完趕快吃藥。」

她再次搖手，「我怕、怕傳……傳染……」她已經沒有力氣說更多。

靖剛眉頭皺得更緊，舉手喚來服務生，替她催促餐點。

可能他的臉色真的不是很好看，所以沒多久服務生就送來餐點。

靖剛見她沒有動靜，輕搖了她支撐著額頭的手幾下，才將意識已然昏沉的她搖回現實。

高娃暮先調整了下坐姿，強打起精神，拿來餐具，對著看起來不是很開胃的餐點扒了幾口飯。

靖剛沒意識到自己一直留意她的表情，瞧她那副很難受的樣子，看來，這次感冒滿嚴重的。

才吃沒幾口，高娃暮就放下餐具，吃不下了。

靖剛馬上喚來服務生，再給她添一些溫水。

「趕快吃藥，吃完回去休息。」

高娃暮這次沒有異議，因為她的確需要回去躺一下，眼前的景物都模糊起來，感覺像是天旋地轉。

忍住難受的感覺，她囫圇吞了藥，起身就要離開。

「等等，妳要去哪裡？」靖剛拉住她的手。

「回……回家啊！」

他才輕輕一拉，她就無力地跌回座位，這次的病毒真的是來勢洶洶。

「怎麼回去？」他不是疑問，是質問。

「開車。」

「妳這種狀況還開車？鑰匙給我。」

相對於他的擔心，高娃暮倒是不以為然地笑道：「放心，死不了。」

不是逞強，是真的死不了，拜那個詛咒所賜。

靖剛翻了下白眼。就算是不死之身，但也不是銅牆鐵壁好嗎？他是擔心她如果意外出事傷得太重，沒有死成，反倒嚇死一批醫生護士。

拉起她，靖剛直接帶著她結帳離開。

他的腳步邁得大，她不想讓人覺得麻煩，已經盡力跟著，但頭實在暈得太厲害，她不斷踉蹌。

靖剛回頭，表情難看的看著她。

「不……不用管我……沒有關係……」不想他明明對她恨之入骨，本性卻驅使他做著心不甘情不願的事。

她不是在使性子，是覺得沒必要。反正她都活在這世上這麼久了，還有什麼災難沒遇過？不過就是生個病而已。

表情難看的靖剛沒有真聽她的話，放她不管，他直接伸手從她口袋裡拿出車鑰

匙，先將她安置在副駕駛座後，才繞到駕駛座開車。

「你的車……」車裡不透氣的悶窒感讓高娃暮不舒服地閉上眼睛，但沒忘記提醒他。

因為他總是關心別人，忘了自己……

「我再找時間回來開。」

笨蛋，那停車費不便宜啊！他又不像她賺這麼多！

高娃暮在心裡低嘆，卻已經沒有力氣再講話了，因為車雖然開得慢，但她還是不舒服到感覺想吐。

「別仗著老天爺不收妳的命，就不照顧自己的身體。」

恍惚中似乎聽到他的碎碎念。

「三餐不照正常吃，睡眠也是，妳工作起來就什麼都不顧。」

大哥，你自己也跟我差不多啊，為了避開我，不都挑三更半夜的時間才回家？

雖然很想開口反駁他，但高娃暮卻在意識迷濛的這時，嘴角露出不易察覺的微笑。只有在這時，她才稍稍有點被關心的感覺。

那一天，靖剛為了救北國士兵而替士兵擋下一箭，導致無法反抗高娃暮對他的最後一擊，死在血泊之中，而東方國土已經是一片生靈塗炭。在那片土地上，不管是東方國的人民，還是北方國的士兵，皆死傷慘重。

唯獨一人例外，高娃暮！

受詛咒的雖然是靖剛，但高娃暮卻「身為詛咒」，因此，就算她身負重傷，仍然順利拿下東方國，凱旋歸國，並在三年內，率領北國子民遷徙至東方國土，盼從此安居樂業。

誰知，她從此卻再也無安寧之日。

在那場戰役中倖存下來的士兵們，信誓旦旦地說她現在擁有長生不老的能力，要風得風、要雨是雨，所以皇室家族的人全連成一氣排擠她，造謠的造謠、毀謗的毀謗，就怕她哪天當上君王，其他人便永無翻身之日。

最後，就連她的父親，都因為怕她逼他提早退位，而聽信了栽贓她的不實罪名，將她判刑入獄。

在獄中的她，遭人凌虐欺辱、受盡嚴刑峻罰，一般人早就沒命了，她卻怎樣都死不了。

身心受創的高娃暮，明白自己若不想辦法反擊，不知道要活在怎樣的人間煉獄之中，因為詛咒並沒有給她「大不了命一條」這樣灑脫的籌碼。

於是她麻木自己，專心用計奪回主控權，忍受著痛苦，一步步踩著別人的屍體坐上了皇位，終於統治東方國土。

為了確保不再有類似的事發生，她排除異己，立下嚴苛的刑罰，為的不是保住這歷代皇位，而是保住自己的安全。

儘管他們已身處於遍地黃金的東方國土，生活條件早已改善許多，但人心不足蛇吞象，她還是得用盡心機、時刻提防，她這才明白，原來她要對抗的，從來不是環境，而是人心！

高高在上的她看著那些為官者的嘴臉，諂媚的多於真心的，算計的多於忠誠的，偶爾易容出宮遊蕩，卻從百姓們的嘴裡聽到—

「如果靖剛大人還在，不管在上位者是誰，他一定會幫我們出一口氣，絕不像現在這樣，大家窮迫潦倒，連做個小生意，都要先巴結過皇室的人。」

有人出聲，就有人馬上附和—

「說的沒錯！靖剛大人是最奉公守法、最正義的皇室人，聽說要不是那次金梟帶來災難，大皇子即位後，就要讓三皇子當大理寺少卿，因為他不但整個法典倒背如流，還最能體恤人民，是個禮義兼備的大人啊！」

幾位老者目光流露著懷念與感嘆。

這時，突然從旁插入另一個老先生，那稜角分明的五官，一看便知是遷徙過來的北國人民，非東方國人。

老先生一開口，讓在一旁聽著的高娃暮不禁一頓。

「當初，我真該救下他，而不是讓他死在冷血的高娃公主手上。」

高娃暮往聲音方向瞧去，對方雖已垂垂老矣，但仍能認出是那個被靖剛救下的北國士兵。

「如果當初死的是我，不是靖剛大人，今日，大家也不會變成這樣……」

是嗎？大家對他的評價如此之高，卻沒人記得是她讓北國從此脫離那嚴峻苛刻的環境，來到這一片樂土……

呵，這裡還能算是樂土嗎？

攤開掌心，低頭看著自己紊亂的掌紋，混著被鞭打過的傷疤，這手握住的，可不是滋養大地的土壤，而是一個個那些因為貪生怕死而阿諛奉承，實則狼心狗肺的一群官命吶！

她太清楚只要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最後她下令驅逐那幾位老者，放逐邊境，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語言的力量太大，萬一因此召來叛軍，那可就不好了。

她要是死的了就算了，死不了的她一旦被人抓到弱點，可是要痛苦好久好久。

因此，第一次轉世也帶著前世記憶的靖剛當時以身為他國將軍率兵前來反抗時，她一反常態地門戶大開，任他直搗大殿中堂。

當他將長矛尖端抵在她的喉頭處時，她眼底嘴上漾的是滿滿的愉悅。

「你知道有多少人等著你回來嗎？」她不像掌管自己的國家，反倒比較像是在幫他暫時代理他的國家。

「妳壞事做盡，喪盡天良，不能怨百姓對妳有諸多不滿。」靖剛回道。

一路上，他看見人民因為窮得無法納稅，只得賣了自己的孩子以求溫飽，更看到為官者飲酒作樂，百姓卻是苦不堪言。

高娃暮卻笑著搖搖頭。「我所有的手段不過只是為了明哲保身而已。」她一雙不帶任何情感的美目瞅著他，反問：「現在的你，已經完全可以毫不留情地下手殺了我吧？畢竟，我是這麼壞、這麼沒血沒淚的人，只不過因為詛咒，我不會死，但起碼可以不得動彈個三年五載……」

她手抓住長矛，自己往前邁了一步，讓長矛的尖端陷進她頸子的皮肉之中，鮮血流出。

「下手吧！把當初沒做成、該做的，都做了吧！」

即便死了都還受百姓愛戴的他，能不能再更完美一點？不要讓她不得不獨自對抗那些黑暗和齷齪？

靖剛見她不抵抗就算了，居然還自動邀請他殺了她！

沒錯，他知道她死不了，但也知道她不是不會痛、不會受傷，他只是希望她做個好君主，為人民帶來安樂的生活。

正在想著該拿她如何是好的同時，目光越過她，他看到她身後的下官居然悄悄地舉劍走向她。

那官員眼裡迸射出的殺意顯而易見，舉劍就要刺進她的背後腰腹。

靖剛無暇多想，長矛一收，連人帶矛地把她拉進懷裡，再轉身易位，官員的長劍直接插進他的腹背。

見殺錯了人，官員嚇得鬆開長劍，往後退了一大步。

這一劍直接穿破靖剛的肚腸，也傷了他護在懷裡的高娃暮。

高娃暮雙手染上他的以及自己的鮮血，感覺到他這一世的生命正在流失。她的美眸瞪視著他身後那個嚇傻的官員，嘴裡逸出冷笑，對著漸漸倒向她的靖剛道—

「不是還有著上輩子的記憶嗎？為什麼還沒學乖？為什麼要救我？明知我死不了……」

她緩緩自他的背後抽出長劍，不管他的制止，把長劍射向那個官員。

「不！」靖剛只能大喊，卻無法阻止她。

見那位官員一劍斃命，嘴角正大量流血的靖剛抬頭瞪她。「為什麼要濫殺？」

高娃暮伸手拭去他嘴角的血，說道：「因為你狠不下心啊！你知道你自以為的仁慈後面帶來的是怎樣的慘痛代價嗎？」

就因為最初他信了她，之後又沒有殺了她，所以才讓她成為他的詛咒，讓她看到了人性的最惡，讓她現下還要再一次看見「仁慈無用」的事實。

可知道她有多早洞悉那個官員想謀害她的心思？

可知道她是故意背對那個官員好讓他有機可乘？

可知道她有多期待他能夠痛下殺手將長矛送進她的身體裡？或至少冷眼看著那個官員給她一劍？

這樣，她才能告訴自己，世上沒有好人，她無須顧忌，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如今，願望已滅。

在他慢慢嚥下最後一口氣的同時，她在他的耳邊輕聲告訴他—

「來世，再見。」

她替這一世的他找了個好地方埋了，再把東方國的彈藥庫炸了，不顧這樣做會死多少條無辜的生命，然後她孑然一身地離開，到了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沒有人認識她的地方。

就這樣再熬過了幾十個年頭，當靖剛再次帶著一身正氣出現在她面前時，她已經

不管他見到她時的臉色有多難看，她發覺自己很想他。

這世上，似乎連歲月和時間都遺忘的她，只剩下他還記得她。

車開到家，副駕駛座上的她，已經完全陷入沉睡，靖剛伸手探了她的額際，很熱。替她解開安全帶，打算抱她下車，但她馬上驚醒，嘴裡先是喊著「不要、放開我」，然後在看清楚是他之後，才露出放心的笑容，虛弱說道一

「沒關係，我可以自己來。」

很多次，她從夢裡醒來都會喊著像這樣不知道在抵抗什麼的語句，靖剛只當她是虧心事做太多，夢見人家來找她報復。

「妳確定？」靖剛瞅著她問，她看起來連站起來都有問題。

「嗯。」

她努力撐起身子，走了幾步，就在支持不住要倒下時，靖剛直接打橫抱起她。

「別白費力氣，留著好好養病。」他說。

他抱著她回到屋裡，將她放到床上後就開始翻著她的衣櫃。

她的東西其實很好找，因為她不像一般女孩子，只為讓環境看起來更溫馨、更可愛，在自己的房間擺放很多飾品，或是在小地方放很多巧思。

她即便長得豔麗，但處事風格卻跟男人沒兩樣，衣櫃就只分「衣」、「褲」、「內裡」三大類，依照穿著順序由上而下，所以靖剛很快就找到睡衣睡褲要她換上。

不過，才這短短一兩分鐘的時間，她居然已經再次沉睡，可見這次真的病得不輕。

靖剛只猶豫了下，最後還是動手幫她脫掉衣服和褲子，打算幫她更衣。

這貼合身材的皮衣皮褲，看起來好看，但對一個病人來說，著實不是太舒服的穿著。

當拉下她上衣的拉鍊，開始露出部分肌膚時，他不自覺地皺起眉頭。

「這是怎麼回事？」

他一邊幫她解著衣服，眉頭卻越皺越深。

當高娃暮身上只剩下內衣內褲時，靖剛驚駭地發現，她的身上居然佈滿令人無法直視的傷疤！

傷疤的顏色有深有淺，凹凸不平，有些甚至是大片面積！

她這副模樣，讓人聯想到被剪得支離破碎的布娃娃複又被針線縫合起來的模樣。

除了那張臉，沒有一處完好！

因為厭惡她，他從來沒有這麼親近過她，這是他第一次發現她的身子竟然傷痕累累。

大掌穿過她的後頸，輕輕將她扶坐起來，他檢視她的背部，還看到好幾個古代才有的烙刑所留下的疤痕。

那被火烙過的肌膚沒有一處平整，難怪這麼多世以來，他從沒看過她穿低領上衣或是短袖短褲，因為，那些疤痕實在太顯眼，又太驚人，絕不是經過幾次整型手術就能撫平的。

看著她靠在他肩上的美麗臉龐，不禁暗忖，好鬥無情的她怎麼會讓自己變成這樣？

來不及細究，身子微動的她拉回他的思緒，她身體傳遞過來的熱燙提醒著他不能再讓她受涼，於是他快速幫她換好衣服，重新讓她躺下。

她吃了藥已經過一陣子，早該發揮效果，卻仍不見她退燒。

靖剛出門買了老薑回來熬煮，再準備冷水和毛巾，不斷重複地敷蓋在她的額頭上，以利降溫。

沉睡的期間，她仍不斷夢囈，有時甚至會突然大叫一聲，睜開驚恐的眼，然後又閉眼睡去。有時，是默默地流下眼淚，但雙唇緊閉，像是怕示弱一般不准哭出聲音。

靖剛一邊幫她換毛巾，一邊回想有次去到地府時的情景。

那時，他問文判—

「我等待輪迴轉世的期間，她在人世，都在做什麼？」

文判先是啜了口熱茶，才反問：「你關心她？」

靖剛嗤笑一聲，「才不，她個性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會讓自己吃虧，我只是好奇而已。」

「唉呀，那就不用費心去滿足你的好奇心了，反正就如同你所說的，她不是一個有仇不報或以德報怨的人，所以在人世間就是一直『爭』而已，沒做什麼。」

那時，文判講得雲淡風輕，他也不曾認真追問過。

然而，剛才看到的那些疤……

她都在「爭」什麼？

天色漸暗，多虧靖剛的照顧，高娃暮的燒已退，人也漸漸清醒，一杯薑茶遞到她面前，熨熱她的雙眼。

她看著靖剛，把感激的微笑藏入心底，捧過熱茶時，說道：「真抱歉，讓你照顧討厭的我一整天，辛苦了。」

靖剛沒說話，看她一口一口喝著薑茶，看她的表情，顯然身體應該是好多了。

看著她後知後覺發現自己衣服被換過所露出的震驚模樣，他這才開口問道：「那些傷是怎麼回事？」

高娃暮愣了下，隨即調整表情，淡漠回道：「不關你的事。」

「妳不是一直很會保護自己，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有可能得罪妳的人，為什麼還把自己弄成那樣？」

高娃暮咬了咬下唇，然後才露出輕佻的笑。

「你不用那麼擔心，這身子雖然烙著那些疤痕，但對我這樣做的人下場也沒好到哪去，你是知道我的。」

靖剛皺眉，不想再聽她說下去，是啊！他忘了她對自己也很殘忍。

「妳休息一下，我去弄晚餐。既然妳比較有力氣了，等下就自己出來吃，我吃完飯要去公司一趟。」

說完，他就要離開房間。

高娃暮放下手中薑茶，急喚住他，「今晚……會回來嗎？」

靖剛轉頭看她，沒給答案，便轉身離去。

房門被關上後，高娃暮才允許自己露出落寞的神情，無奈苦笑。

剛剛那句，不知道有沒有問得太卑微怯懦？

靖剛回到公司，馬上就被他的頂頭上司，也就是「克德國際珠寶公司」的大老闆嚴子衛，更是他第一世的皇兄靖武，給叫到辦公室。

「靖剛，我們『克德』目前已經打進了歐洲市場，但甄華的產期快到了，我怕到時我沒辦法過去，所以想問你是否可以代替我跑一趟？」

嚴子衛將手上一疊資料交給他，但靖剛只是接過，就放回桌上。

那疊資料大部分都是他搜集研究過後指示助理準備出來的報告，他不用太花時間看，就非常清楚進駐歐洲市場這件企劃的內容。

「當然沒有問題，我也正想問你是否需要幫忙。嫂子的肚子已經愈來愈大，你就多花點時間陪陪她。」

靖剛坐入嚴子衛辦公桌對面的軟皮沙發裡，真心的為兄嫂開心。

這一世，他因為小時候嚴子衛的一次車禍，看到他臉上的惡魔印記而認出他，所以後來就一直跟著他，當然，也將惡魔在第一世對他下的詛咒告訴他。

原本以為兄弟們得背著這詛咒生生世世無法解脫，沒想到，後來遇到了以自己的心願跟惡魔交換解咒方式的銀鳳，就在一年多前，順利解除了大哥「生生世世，凡為他所愛或愛他之人，都將因詛咒而死」的咒語。

看大哥大嫂如今幸福美滿的樣子，他心裡既羨慕又祝福他們，所以當一知道大嫂懷孕，他便二話不說地扛起大部分的公事，讓大哥能盡情陪伴在大嫂身邊。

嚴子衛向來不苟言笑的俊顏朝靖剛露出感激的笑容。

「這幾個月你已經幫了很大的忙，但這次的歐洲之行，不是一時半刻可以回來的，至少得待上一個多月，你那位高……是高小姐或是高娃小姐，OK 嗎？」

靖剛笑著糾正嚴子衛，「她真正的姓是『高娃』，只是這個姓在之後就絕跡了，跟我們第一世的『靖』姓一樣，所以她就順勢把現在還有的『高』當做姓氏使用，而我則只能把『靖剛』看做是名字，再冠上每一世出生的姓氏。」

解釋完，他回到正題，「她不會有什麼大礙，我們被詛咒牢牢綁在一起，要分也沒辦法分開。」

嚴子衛看著他一臉哀莫大於心死的模樣，開口問：「銀鳳有說怎麼解你的詛咒嗎？」

當一年多前銀鳳解開他身上的咒語時，曾提到她必須在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年後的這一世，也是惡魔訂下解咒的時間裡，運用她修練習得的術法，同時替他們兄妹解咒成功，她才能與金梟見上一面。

所以，肯定有法子解除靖剛身上的咒語！

靖剛沉默了一下，才緩緩啟口，「是有，而且不難。你很難相信，我背著這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年的咒語累積著世世代代的記憶，卻只需花費約莫三秒鐘的時間，就能解除。」

靖剛的話引起嚴子衛的好奇。「什麼方式？」

「一把匕首。」

「一把匕首？」嚴子衛不解。

「是，銀鳳就只給了我一把匕首。那把匕首是用第一世時，高娃暮用來結束我性命的長劍熔化重鑄的，中央鑲著一顆小小的空心水晶小球，球體裡裝著銀鳳添了術法的血液。高娃暮的確是不死之身，但只要那匕首劃過她的脖子，她便會魂飛魄散，我的詛咒就真的是『迎刃而解』。」靖剛抬眼看著跟著這麼多年的大哥。「所以你說，解這個咒，是不是很簡單？」

連銀鳳自個兒都說，他的詛咒是四個皇兄妹們當中最好解的。

嚴子衛看著他，卻沒有問他，既然這麼簡單，怎麼不趕快處理？

因為他瞭解這個弟弟，即便這一世不是親兄弟，但一起這麼多年，他知道靖剛並不是一個將生命視如敝屣的人。

他知道就算對方再窮兇惡極，這個弟弟也不會隨便手刃取命，他就像人世間的天使，有溫暖的笑容，有憫人的情義。

「你想尋求別的解咒方法？」

一語中的，但靖剛卻露出苦笑。

「我問過銀鳳，可有別的解咒方式？但銀鳳說，不管哪種方式，她都必須消失，因為解咒解咒，她，就是我的咒。」

嚴子衛聽完，停下正一邊簽署文件的手，筆還握在手上，雙臂環胸地靠向椅背，語帶玩味地問道：「你別告訴我，所以你正考慮，是否要跟這個『咒』和平相處到千秋萬世！」

靖剛看著他，眼裡透著答案，卻有著掙扎。「只要做到不看不聽不聞，不是沒有辦法。但銀鳳和金梟怎麼辦？高娃暮這樣活著對她就不是懲罰嗎？我不知道怎麼做才是最不傷人的。」

俊臉上沒有一絲握有解咒方式的喜悅，反而是愁緒萬千，全是由於別人。

嚴子衛搖搖頭，將筆丟在辦公桌上，從椅子裡站起身，兩手插在西裝褲裡，走到沙發，坐到了靖剛身旁。

「你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麼嗎？」

靖剛用眼神詢問。是什麼？

嚴子衛輕嘆一聲，告訴他，「事實上，你的詛咒不是生生世世跟你註定糾纏的高娃小姐，而是你的良善啊！」

拋不開的良善、什麼都要顧全的良善、不先考慮自己的良善，某些時候，殘忍反而是真正的仁慈。

嚴子衛離開辦公室後，靖剛獨自一人繼續留在公司裡，將即將到來的歐洲之行所需的資料先整理起來。

自嚴子衛收購「克德」之後，他就與他一起闖蕩商場，而嚴子衛非常信任他，他知道的，靖剛也無所不知。

自從認清不管如何做都無法與高娃暮真正分離的事實後，他就習慣延長自己能夠獨處的時間，一方面是除了命運的安排，否則不想與她有太多交集之外，二方面是，想要消極地用「漠視」來淡化他無法歸零的記憶中，有關於她那一切種種惡

行的畫面。

只是在公司裡頭住一晚，並不會因為詛咒而招來什麼災害，但當公司的鐘在整點響起音樂時，半夜三點，不知道她是否還會再發燒？

身體的反應比百轉千迴的心思快，當他決定還是回來看看比較好時，車早就停在了家門口，手上還多帶了份熱粥回來。

上了電梯，到了大門，密碼鎖都還沒按下，就聽見屋子裡頭傳來乒乓兵雜物落一地的聲響。

他急急忙忙開門衝了進去。

「高娃暮！發生什……」見到家裡滿目瘡痍的靖剛不禁噤聲。

客廳四十二吋的液晶電視掉下來不說，餐桌上跟附近大大小小的碎玻璃、還有濃濃的燒焦味……

不要告訴他，詛咒的效力已經強到他離開她不到十二小時，災難就會降臨！

靖剛踏入客廳，先找人要緊。

「高娃暮！高娃暮！」

他大叫著，最後，才聽到自房裡小小聲的傳來—

「我……咳……我在這裡……」

靖剛衝進她的房間，見她花容失色地窩在角落，第一次看見她淚漣漣，活像個被爸媽棄養的孩子，完全不見以往的冷然高傲模樣。

「發生什麼事？」

「有老、老鼠……」

「又是鼠患？」不會吧！真的是詛咒的效力變強？

還好高娃暮馬上搖了搖頭。

「只……只有一……一隻……」她誠實回報。

靖剛愣了下。有沒有聽錯？她說的是「一」隻，還是「億」隻？

「只有一隻，妳會嚇成這樣？」刀槍抵在她脖子上都能面不改色的高娃暮，竟然怕一隻小老鼠？

「對……對不起……我怕……」

見她那眼淚流不停的樣子，看來，是真的害怕。靖剛脫下外套，走到她面前，蹲下身，先伸手摸她的額頭。

「又發燒了。」

他將外套披在她身上，扶她坐到床上。

「怎麼某一世妳說家裡遭鼠患時，也沒見妳這個樣子？」

坐到床上的她，想拿衛生紙擦乾鼻涕和眼淚，但伸出的手卻抖得厲害。

靖剛抓下她發抖的手，替她拿來衛生紙。

「有……我只是……只是先逃到飯店……這次來……來不及……」

因為生病，她來不及逃出家門，就先被回來的他撞見了？

「原來妳這麼怕老鼠。」簡直像見鬼了一樣。

高娃暮抿嘴，沒有回答，只是努力平復心情。

「來吧，去客廳，我把東西收一收，妳先喝個熱粥。」

正想牽她出去，但高娃暮卻反應激烈地縮到床角，猛搖頭。

「不！不要！我不要出去！老……老鼠還沒抓到……我沒關係……我先關在這裡……」她抱著膝蓋，瑟縮著，連身體都在顫抖。

靖剛心裡訝異，他真的從來不曾見她這麼害怕過，那絕美的五官再也看不見一絲傲氣與事不關己的淡然，而是淚流滿面地懇求著別要她出去，就怕再碰上老鼠。

「妳總不能一直關在這裡，老鼠沒辦法馬上捉到，但我明天就會處理，妳別害怕。」高娃暮還是搖頭，眼淚沒停過。「不要！我……我等等收拾一下……先去飯店……」

似乎知道自己這樣的狀態有點太過了，會造成他的困擾，她馬上下床翻出行李箱，抓了幾件衣褲就往箱子裡塞。

「我……我會住最近的飯店……只要不是為了分開而分開，詛咒的災難不會降臨……」

靖剛抓住她的手，制止了她的動作。「喂，妳病還沒好，怎麼自己去住飯店？」

「我……我可以，在等你……等你轉世的時間裡……我都是自己一個人過……我可以處理……」

她害怕地一邊啜泣一邊解釋，就是希望他答應讓她出去，只是一隻老鼠，似乎就可以讓她崩潰。

靖剛看著她，想到下午看到她的那些傷，她說她都是一個人……

他站起身，主動替她收拾行李。「好吧，我幫妳收拾一下，然後妳等等我，我跟妳一起去。」

高娃暮呆住。「其實你不用……我死不了的……」

靖剛那無任何雜質的黑瞳瞪了她一眼，「死不了就活該被放任著不管嗎？妳這是什麼邏輯！」

突然很討厭聽她提到「死不了」這個事實。是因為這代表他永遠無法擺脫她這個詛咒嗎？還是因為這代表她對自己也可以隨隨便便？

沒空深究，靖剛快速整理好她的衣物，再進自己的房間拿了簡單的換洗衣物和盥洗用品，便回到她的房間，帶她出門。

走出房間，要經過客廳，高娃暮不自覺地躲到他的背後，雙手拉住他的衣角，害怕到冷汗直冒。

靖剛看著這樣的她，哪裡還像最初那個驍勇善戰的北國公主？哪裡還有一丁點當初殺他的狠戾氣勢？

她現在看起來，不過就是一個哭起來很孤單、怕起來很需要人保護的小女人而已。

你不在的時候，我都是一個人……

想起她剛說的那句話，他的心莫名一緊。

大手繞到身後握住她顫抖的纖細手腕，將她的掌心密密實實地握住，他低聲說道：「別怕，我在。」

一句話，高娃暮哭得更兇。

有好幾回，她被關進滿是老鼠的地窖時，或是遭背叛她的人綁到荒山野嶺逼她與老鼠共處一室，甚至綁住她的手腳，在她的身上塗著腐肉，讓老鼠們一小口一口地啃食著時，她心裡總是想著，若連恨她的同時都還不忘救她的他能在，那有多好？

如果不行，那至少讓她死上幾回，走過幾次奈何橋，飲下幾碗孟婆湯，那麼，她就再也不用牢牢記著那些遭北國親屬陷害後被關進牢裡凌辱的過程。

沒想到，今天聽到他說了。

他說，他在。

害怕的腳步隨著他往大門移動，當他反鎖大門，帶著她下了電梯，坐到車裡後，她才回神。

「家裡……怎麼辦……」

「我再找時間回來整理就好。」

「麻、麻煩你了……」

靖剛看了她一眼，知道她正在努力壓制自己的恐懼感，找回原來的樣子。

在等他轉世的時間裡，她到底這樣做了多少次？

開車來到飯店，靖剛直接訂了個 Twin Room，一個大房裡兩張單人床，就近好照顧。

進到房間，發現高娃暮剛剛蒼白的臉色已變成異樣的紅潮，靖剛趕忙量她的體溫，果然升高不少。

「澡洗過了嗎？」靖剛問。

高娃暮點點頭，神情已經鎮定許多。

「洗好了，所以想將你先前準備的晚餐熱來吃，然後就看到老鼠……」

說到老鼠時，她還是面露懼色。

靖剛點點頭，沒要她繼續說。難怪家裡聞得到焦味。

剛買的粥在急急忙忙出來時忘在家了，他打了客房服務，重新再叫了一份熱食。

「吃一點東西，然後吃藥。等下妳可以慢慢想還有什麼東西忘記拿的，我再回去拿。」

高娃暮點點頭，雖然已經沒有剛剛那樣的慌張恐懼，但仍是一臉失神的模樣，她聽話地接過熱食，慢慢地一邊吃，一邊兩眼望著前方發著呆。

趁她在吃東西，靖剛快速地進了浴室沖了個澡，待出來後，卻發現餐點並沒有吃完的高娃暮已躺在床上睡著了。

靖剛悄聲走近，忍不住在床沿蹲下，端詳她的臉，發現她連睡著都還在流淚。

「妳什麼時候這麼脆弱過了？我以為妳一向堅強冷血的……」

以前真的覺得她沒血沒淚，現在……大拇指輕輕滑過她的臉頰，拭去淚珠，那濕意明白地告訴他一她，也有害怕的時候。

他忍不住笑了。

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都以為，他帶著地契和條件去拜託她休兵的那次，就是他們初次的見面？

實則，不然……

第3章

記得那時他不過九歲，一次高娃努親自前來朝聖獻貢的機會下，小他兩歲的她就跟在父親身旁，年幼的歲數卻筆直端正地立正站著，不躁不動，還一臉嚴肅，父王那時還當著高娃努的面誇這丫頭將來一定是大將之材。

然後隨行的貢品中有一隻北國才有的稀有金眼草兔居然跳脫出沒關好的籠子，一蹦一蹦地跳入皇室後面一大片的林木之中。

「父王，交給我，我去把牠帶回。」

說著，小小年紀的她已經背著幾乎跟她差不多高的弓箭追了出去。

他不放心這麼小的孩子，又是女娃，一個人若在那片一望無際的林木中走失，那該如何是好？

「父王，我跟著去看看吧！」他說。

得到允許，他快步跟了過去，但女娃腳程快，他追尋了一陣子才發現她的蹤影。

「喂！小心！」

她為了追兔，忽略了從旁而來想要偷襲她的豺狼。

當她撲上兔子的那一刻，豺狼也撲向她，他大喊一聲—

「當心啊！」

靖剛縱身一躍，撲倒了豺狼，但同時也被快速靈巧掙脫的豺狼壓倒在草地上。

年紀尚輕的他力氣根本不敵雄壯的豺狼，他用手肘死命頂住豺狼的下頸，不讓牠的尖牙利齒得逞，但力氣很快就要耗盡，這下不死也得落個破相的下場……

「啊嗚！」豺狼忽地一聲慘叫，放棄了利爪下的他，往旁逃去。

原來是小小的高娃暮，用一根地上拾到的粗木，往豺狼背後狠狠打去。

「謝、謝謝。」靖剛向她道謝，原本應該是她的救命恩人，現在反而角色互調了。

小小的高娃暮下巴微揚，有點惱怒地道：「哼！多管閒事！嚇跑我的小兔，我又要再重新追一次了！」

抱怨完，小小的身影再次竄進林木之中，找尋那隻金眼小兔。

「喂！等等……」靖剛也趕忙起身追了上去。

年紀那麼小，就那麼驕傲，是北方人的天性嗎？但至少不是見死不救。

所以，當他聽見北方兵是由她統率時，他自願去遊說。

所以，當她答應他不會再對東方國土的人起兵時，他便輕易地相信了。

他以為高傲的她有一副好心腸，最後她卻證實了他的以為是錯的。

那麼，連豺狼都不怕的她，現在又怎麼會怕區區一隻老鼠？

她發生過什麼事嗎？

見她連睡覺都淚流不停，他索性輕輕搖醒她。「起來吃藥，吃過藥再睡。」

從滿是老鼠地窖的惡夢中醒來，她淚眼迷濛地望向他，「什麼？」

在夢裡，因為他的聲音，老鼠才被嚇跑的，但她沒聽清楚他說什麼。

靖剛瞧著她現在的樣子，簡直像一張純粹的白紙。

這才是原來的她嗎？

他拿來藥包和溫開水。「有辦法自己吃嗎？」

「嗯，可以。」

高娃暮像個好學生般，乖巧地點點頭，然後接過藥跟水，一副「藥很苦但我會吃下去」的掙扎模樣，讓一旁的靖剛看了忍不住笑出聲。

「藥有這麼難吞嗎？」

「嗯，」高娃暮先是灌了兩大口水，努力把藥丸吞下去後，才接著說：「以前都是煎好草藥喝下去的，雖苦，但不卡喉。現在這種一顆一顆五顏六色的藥，雖沒以前的草藥苦，但我不喜歡那種快被噎到的感覺。」

她一邊皺眉嘟嘴，一邊叨念。

這一刻的她，真的不是他所認識的高娃暮。

「好吧，那早點睡。」不想讓她發現現在的自己對她異常心軟，他催促著她繼續睡回籠覺。

高娃暮當真聽話，人一躺、棉被一蓋，最後還小聲地對他道了聲晚安。

「……嗯，晚安。」

最後的回應，消失於她好不容易安穩睡去的細微酣聲中。

一早，當高娃暮被公司祕書打來的電話叫醒時，靖剛早已離開飯店。

簡短地交代完事項，高娃暮忍著因感冒而全身酸痛的感覺起身。

床邊小櫃子上，一張便條紙用玻璃杯壓著，上面有從小長期間習毛筆練出來的好看字體，短短幾句，寫著—

記得吃藥，有事打電話給我。

高娃暮拿起紙條，仔細看了兩次，然後再放回去。

她起身整好床鋪，一番梳洗後，在換衣服時從鏡中看見滿身傷疤的自己。

昨天他看到了這些傷……

纖纖手指輕輕地撫過那些傷疤，彷彿還能感受到那時鞭笞的痛楚和火焰的燒疼，這些回憶因為丟不掉，全被她深深收藏著，時刻提醒著自己，什麼叫做心軟的下場。

穿好衣服，最後再替自己畫了個年紀看起來不要太小的妝後，感冒還沒完全痊癒的高娃暮便離開飯店，叫車前往公司。

剛才那通電話裡，祕書是這樣說的一

「總裁，劉大和那塊地初步調查已經有了結果，您最好盡快過來一趟。」

一大早先回家收拾昨晚殘局的靖剛，在一陣忙碌過後，拿出手機查看了下。

雖然有事她也不一定會打給他，但，是否需要提醒她吃藥？

她有看到字條嗎？還是還在睡呢？

正在猶豫著是否該打通電話給她，用冷冷的語氣做些提醒時，他的電話先響了。來電號碼不是心裡以為的那個，雖然從沒將她輸入在聯絡人名單之中，但那串數字卻在沒有刻意的情況下記起來了。

「喂？是嗎？好的，我等下親自送去。」

是廠商打來通知建管處陳處長訂製要給太太的珠寶已完工，可以取貨了。

由於對方的身分加上是老客戶的關係，於公於私都該親自跑一趟。原本應當是大哥要走這一趟的，但剛好今天大嫂要產檢，所以他便要大哥去陪伴檢查，他來代勞。

珠寶送到，陳處長非常滿意，直說太太就愛他們「克德」每年推出的限量特定款，華而不俗，貴而不嬌，乍看覺得別出心裁，一戴上，更像繁星襯出月光，讓戴它的人更美。

「處長，您客氣了，是夫人慧眼獨到，品味高雅，所以才讓我們的珠寶沾到貴氣啊！」靖剛客氣回應，誇讚的話聽起來一點也不客套，而是真心誠意。

處長夫人本就名聲好、氣質佳，常出現在各個弱勢關懷單位的感謝名單裡，而處長本人也是一位隨和的人，兩夫妻不論地位還是財富都有一定水準，但卻一點都不高調。

「哈哈哈哈，朱先生，怎麼每次我聽你講話，都有種像在聽文言文般的感覺？好咬文嚼字、老氣橫秋，到底是我比你大，還是你比較年長啊？」

靖剛被開這樣的玩笑，也只是搔頭陪笑，因為有時的確會不自覺地講起「古話」來，誰叫他記憶檔案從沒被地府的人歸零過呢？

「對了，劉老爹他那塊地……還好吧？」

劉大和據說是陳處長好友的一個長輩，那位好友定居國外，親戚中只有劉大和一人在台灣，也算是「舉目無親」，所以陳處長多少會特別關心這位長輩，而也是因為陳處長，靖剛才認識劉大和的。

靖剛看著陳處長面有難色。

「我聽劉老爹說，要買他地的人是你認識的……有辦法幫得上忙嗎？」

不用陳處長開口，他已經在幫了，只是……

「處長，我認識的那位朋友說，他們開了一個不錯的價格給劉老爹，事實上，那筆錢可以讓劉老爹一家子過上很好的生活，有什麼特別原因劉老爹不接受嗎？」陳處長拍拍他的肩，說：「唉，年輕人，這年頭啊，就只剩下像劉老爹那樣的老人家不貪財，只惜情了！那塊地是他跟他過世的妻子一起守著、看著、耕耘著的，每一寸土、一粒沙，都是他與他妻子的回憶啊！」

「你看她，妻子過世有十年之久，沒再另外娶妻，而是獨自一個大男人守著往日回憶，就知道他多念舊情了。你叫他拿一筆錢看著他與他妻子曾經一起揮灑過汗水的地被鏟掉，然後蓋起華麗的房子？怎麼可能？」

靖剛聽了，沉思了下，最後點點頭，「明白，我會盡力幫忙的，請放心。」

聽他這麼一說，陳處長寬了心，原本還擔憂的臉色總算笑了。

「那就好、那就好，老人家，真的不堪那樣打擾……」

「陳處長放心，我待會就過去劉老爹那邊看看，看他有什麼需要我留意幫忙的。」

陳處長欣慰地拍拍靖剛的肩，向他道了謝，送他上了車。

「記得，幫我跟劉老爹問聲好，說我有空會過去看他的。」

靖剛朝車窗外的陳處長點點頭。「沒問題，處長，我會轉告他。您還真像他的親兒子般，對他這麼關心。」

「那是一定要的。」陳處長笑著回答。

說了再見，兩人道別，靖剛驅車前往劉老爹的住處。

陳處長剛剛那番說詞能說動任何一個人，但就是不可能說動高娃暮。

要不，他直接跟她議個價錢，把地買下來回送劉老爹？

靖剛腦袋一邊想著，車子已經到了劉老爹的家。

那一眼望去沒有半點綠意的地，難怪劉老爹的經濟狀況不太好。

之前也是聽陳處長說，因為老人家的固執，就算農委會派了人來遊說，還是沒能讓劉老爹接受新產學合作方案。

結果已經上了年紀，劉老爹在缺少新知一不知道現在土壤狀況及水質如何優化，加上冥頑不靈，還真的只能靠天吃飯了。

把車停好，靖剛下車，往劉老爹家方向走去。

不用按門鈴，因為門口正站著劉老爹，神情哀戚地不知道在跟誰請求著什麼。

他走近聽—

「拜託你了，里長先生，就不能再幫我想辦法嗎？」

「劉老爹啊，你知道的，我能幫的都已經幫了，但礙於您有塊地，補助的資格就是不符，我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可是，這補助款三千，對我也是很重要的，我……」說著，老淚就要掉下來。里長也是心軟的人，拍著劉老爹的肩膀說：「先別哭、先別著急，我再去跟相關單位說說您這塊地的狀況，還有您家的經濟條件，再看他們是不是可以寬容一下。」

「謝謝你了，里長先生！」

里長走後，靖剛走向劉老爹。「劉老爹，還好吧？應該不是之前那票來威脅您賣地的人吧？」

劉老爹滿佈皺紋的老臉還盈著淚，卻笑著搖頭。「不不不，是來幫我的里長。呵呵，阿剛啊，今天怎麼有空來？」

劉老爹習慣叫他「阿剛」，叫起來像在叫自己兒子般的親切，所以靖剛也才忍不住會特別多關心他一點。

「剛去陳處長那送珠寶了。對了，陳處長要我轉告您，說他有空就會過來看看您。」

聽了靖剛的話，劉大和先是一愣，然後臉上漾出更大的笑容。

「是嗎？太好了、太好了！」劉老爹握著的拳頭緊了緊。

「老爹，既然補助款是卡在那塊地上，為何不賣掉呢？」剛剛有在旁邊聽到里長在說，靖剛也很好奇。

「唉，」劉老爹先是嘆了一口長氣，才接著說：「賣不得啊！那是我跟老太婆一起擁有的唯一財產，如果賣掉了，就算生活過得去了，但屬於我們的那些回憶誰買回來給我呢？」

回憶……他有一堆，想丟都丟不掉的……

看劉老爹對往事那麼執著，以前大部分的生活畫面一定都是幸福快樂的吧！

「對了，劉老爹，都沒看過您兩個孩子，他們人在家嗎？」

「他們呀，在啊，只是，天冷，都窩在被裡了。」

突然門裡一個稚嫩的身影引起靖剛的注意。

靖剛雙眼越過劉老爹，瞧到他背後一個約五歲的小男孩，瘦瘦弱弱，眼兒往上吊著，像是不敢正眼瞧人一樣。

「劉老爹，他是？」

劉老爹先是一驚，再順著靖剛所指方向轉過身一看，驚呼，「哎呀！你怎麼出來了，不是告訴你待在屋裡……」邊推著小男孩進屋。

「阿剛啊，不好意思，這小傢伙還在感冒，我才叫他別出來的。」他轉過頭跟靖剛解釋了一下，又轉回身語帶責備地繼續推著小男孩，「進去進去！別再出來！」被推著往屋裡走的小男孩，轉過頭瞧著靖剛，一臉不想回房的樣子。

待小男孩不得不順從的回房後，劉老爹才走回門口，但一點也沒有要邀請靖剛進家門的意思。

「呵呵，不好意思啊！」

「別介意。但劉老爹，我以為您的孩子們應該都已經很大了，那是……孫子嗎？」

「呃……是、是啊！是孫子。這孫子年紀小，體質不好，染了感冒，所以叫他不要出來吹風。」劉老爹還是一臉笑咪咪的解釋著。

靖剛客氣地笑著點頭，「那劉老爹，您去照顧孫子吧，我就不打擾了，改天再來看您們。」

「欸，好的、好的，那你慢走，老爹就不送了。」

劉老爹站在門口，不斷朝著離去的靖剛揮手，直到靖剛的車駛離那塊荒蕪的田地。堪稱荒蕪的田地，加上孩子那無奈的臉……

彷彿，重新看到了戰亂後的東方國土一樣！

靖剛開車回到飯店已是下午的事，進了飯店房間，沒看到人，也很正常。

只見房間被收拾得乾乾淨淨，連同他早上換下來的衣褲都被折好放在枕頭上。

他離去前留下的字條已經不在原來的位置上，應該被丟掉了吧？

高娃暮這女人，就是不需要的東西絕不會留在身邊當累贅的那種！

只是，連藥也給他留在飯店房間裡？！

抓起藥，他撥了電話，響了幾聲，進了語音，男人好看的俊眉隆起，下意識地撥了另一組不是特意便記起的號碼—

「『高慕集團』您好。」聲音甜美的總機小姐開口道。

「高娃暮在不在？」語氣不是很好的靖剛問著。

「呃……您是說總、總裁嗎？請……請問您有預……預約嗎？」聽到有人居然直呼位高權重的冰山美人大老闆姓名，而且還這麼不客氣，總機小姐嚇到結巴。

預約？七萬多年前就預約了啦！

「高娃暮，對，妳老闆，叫她聽！」

「呃……她她她她……她不在……」

「去哪？」

「工……工地……」

「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當真乖乖地報上地址，連郵遞區號都沒漏掉。

他抄了地址，拿了藥，臨走之前又返回衣櫃隨意抓了件外套。

林口風大，濕氣又重，明明還是一副娃娃臉，但身子骨卻像老人家一樣，一遇濕冷就會筋骨痛的她，還選在感冒時跑去林口！

靖剛沒意識到自己車速顯得過快，直到通過交流道，閃光一閃，才提醒他已超速被拍，準備月底接罰單，他這才稍稍放慢車速。

跟她綁在一起這麼多年，不是第一次遇到她生病，他自己也明白儘管再厭惡她，也不會任她自生自滅、放著不管她。然而，就在昨晚，他才知道原來她也有那麼害怕的時候；原來，她的身上有這麼多傷！

所以，他不在的時候，她找誰呢？

受那些傷的時候，有人在旁邊幫著她嗎？

不可否認，因為昨天認知到的那一切，他忽然對她有點心疼。

車速不知不覺地加快，就算再被拍到兩張，他也不打算再慢下來。

照著總機小姐給的地址，他順利來到工地，車才停好，就看她戴帶著工地安全帽，正站在一片塵土飛揚的蓋樓現場，用力地咳著。

旁邊有個男人替她送了茶水，還輕拍她的背，不知道她是咳得太嚴重所以沒辦法揮掉他的手，還是兩人的關係真那麼好？

傾國傾城容顏的她，擁有獨步當世的能力，在現在這個世代稱她做「女強人」，她絕對名符其實。

這樣的特質敢高攀她的男人沒幾個，但也不是沒有。一來她似乎只鍾情於事業，對於男女情愛並不關心；二來，他猜想，她應該也多少顧忌到自己非常人，不老不死的，要跟誰談情說愛？

靖剛拿了外套下車，疾步走向還在咳嗽的高娃暮，由於她人在工地裡，所以途中還有一、兩個人想攔下他，但他倒是沒有理會。

他一來到她身旁，外套蓋住她，她驚訝地轉頭。

「你怎麼來這？咳咳咳！」

「因為妳藥沒帶。妳怎麼來這？」他反問。

「看……看工地進度啊……」因為太訝異，她還真的乖乖回答。

一旁的李主任看看兩人，這身形高大、面容俊秀的男子，不會是要來跟他爭高小姐的吧？

打量了一下對方的條件，發現自己似乎會輸得很慘，李主任趕忙出聲，提醒一下大家自己的存在，畢竟今天他算是大有進展，高小姐不只喝了他倒來的熱茶，也沒排斥讓他幫她拍背。

男人只要在女人不舒服的時候展現一下柔情，通常非常管用。

這男的長得帥歸帥，但講話惡聲惡氣的，像高小姐這種高高在上的女人，絕對不會喜歡這種自以為是的男人。

「總裁，您別說話了，等下又咳嗽了，來，再喝幾口茶。」李主任將茶端到高娃

暮嘴邊，看起來像是要親自餵茶。

「妳吃過中飯了嗎？」靖剛問。

「還沒。」

專心回答靖剛問題的高娃暮，喉嚨咳得難受，很自然就要張嘴去喝李主任遞來的水，但就在李主任即將露出得逞的笑容時，靖剛直接拉著她轉身往自己的車子走。

「先去吃點東西，然後吃藥，接著回家休息。」靖剛關心地邊走邊說，一點都沒讓高娃暮的唇沾到一丁點杯緣。

「可是我工作還沒結束……」

「等妳感冒好了再繼續，工地不會跑掉。」

難得霸氣的靖剛用強硬的方式想將她帶走，但高娃暮可不是那種「是，我跟你走」的順從個性，她腳步一停，手一甩。

「這個建案進度已經落後，今天該完成的事就算做完，仍未追上該有的進度，所以一切等我處理好，我會自己去吃飯。」說完，她轉身就要再回工地。

靖剛發怒地再次伸手把她抓回來。「就算這個建案遲了又怎樣？妳七萬多年下來累積的財富夠妳吃穿好幾輩子，有差這一筆生意嗎？身體要緊，妳知不知道！」該關心的不關心，不需要她操心的她倒是都親力親為，根本就搞錯重點！

因為靖剛突如其来的一拉，高娃暮直接跌進他的懷裡，想掙脫他，但靖剛卻直接摟住她的腰，不讓她退離。

懷裡的身軀體溫異常，他伸手摸了她的額頭，神情一凜，「上車！」直接下令。

這女人居然任自己這樣燒燒退退、退退燒燒，還沒完全好就跑來工地拚命！

「不要！」

「上車！」

「不要！」就算掙脫不了他，可倔強的高娃暮說什麼都不肯乖乖上車。

會這麼堅持，除了這棟樓中間遭承包商偷換過材料，有些地基需打掉重來，交期被壓縮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早上她到公司去瞭解劉大和的那塊地。

她是個深思熟慮的人，不管接下來要怎麼處理劉大和那塊地，她都不允許自己有讓別人拿來當做弱點攻擊的地方。

所以，現在林口這棟樓，要趕快將原來報備給建管處的材料換回來，她才能做下一步！

見她明明被病痛折磨得整晚沒睡好而雙眼浮腫，卻還是目光炯炯地瞪視著他，像是除非打死她，不然別想把她拖上車的樣子。

靖剛的表情從氣憤漸漸地轉成無奈。

摟在她腰際的大手慢慢地放鬆力道，讓她退出他的懷抱。

他放手時，高娃暮還愣了一下，心想：是吧，終於還是想到我是你厭惡的人，所以幹麼插手管我的事呢？

靖剛不再堅持，就留她在原地，自己駕車離去。

望著揚塵而去的車子，高娃暮眼裡閃過落寞，但很快地便恢復了高不可攀的傲然氣勢，轉身回到工地繼續監工。

不知過了多久，靖剛又開著車回來，這次，手上多了袋東西。

「堅持要做也沒關係，先去旁邊把飯吃一吃，吃完再吃藥，吃了藥若還有精神，看妳想做多晚都行。」

高娃暮呆愣地看著手裡拎著便當的他。

他……他不是走了嗎？不是……不管她了嗎？

「發什麼愣啊！快去吃啊！現在工作進行到哪個部分了？大概跟我講一下，我幫妳撐到妳吃完藥。」

靖剛的話引起監工李主任的懷疑。他也懂建築？

一身西裝筆挺，且全身名牌，雙手修長淨白，一看就知道沒碰過一沙一土的男人，他要幫高小姐監工？

李主任一臉疑惑，高娃暮卻沒半點異議。某一世，他還是各大建築業的顧問呢！只是……

「我……我以為……你……你走了……」他非常厭惡她，不是嗎？

「沒有走，只是去買便當。既然妳堅持要待在這把工作趕完，那就趕快去把飯跟藥吃一吃，再繼續。」

她很固執，他也是。

之前他不曾想過扔下她不管她會怎樣，因為她永遠都是那麼強勢，不會低頭，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站在她面前或身邊，她自己一個人就可以處理得很好。

然而看過她身上的傷，還見過她害怕的樣子，他真的沒辦法在這個時候扔下她不管。

見她還是沒有動靜，靖剛乾脆自己拿過她手中的資料，簡單翻閱了下，再跟她確認了幾條內容後，便拉著她到一旁臨時辦公室內，將便當打開，放在她面前，再把筷子遞給她。

「不會需要我餵妳吧？」

躲在辦公室門外的李主任卻是一副很想代勞的樣子。

高娃暮這才回神，趕忙搖了搖頭，「不用，我自己來。」

看她乖乖吃飯，靖剛才安心離開，準備先幫她盯著現場。

臨走時，他順便把李主任也抓走。

「等等，我……我有水果可以切給總裁……」

「不需要，」靖剛高他快兩個頭，剛剛好能用鼻孔對著他說：「等下我們回飯店會吃。」

飯飯飯……飯店？！

工地的辦公室很簡陋，小小一間，除了大門外還有一個小窗口，她看過去，剛好看見靖剛認真視察的身影。

高娃暮一邊夾著便當裡的飯菜吃，不曾注意吃了什麼，只是覺得胸口熱熱的，眼睛酸酸的，明明沒啥胃口，卻想要把這個便當吃光光，雖然和大部分的時候一樣，都是她一個人用餐，但吃到的不再只是飯菜而已。

她是不是有點變弱了？

高娃暮一邊想一邊凝視著窗外，不期然地對上靖剛恰巧轉過來的眼神。

他雖然在監工，但心底卻同時掛念著不知道便當合不合她的胃口？

她感冒，菜色他特地挑了清淡的，她吃得下嗎？

轉過頭去想看一下辦公室裡的狀況，卻捕捉到她有點不知所措、明顯慌張地想要把臉埋進便當盒裡，他露齒一笑。

正在吃便當，很乖。

靖剛笑完，繼續工作，而偷瞥見他表情的高娃暮則差點掉了手上的筷子。

他對她笑？他對她笑？他對她笑！還笑得這麼溫柔……

覺得自己好像又發高燒的高娃暮，伸手往臉頰摸去，本只想探體溫，卻意外摸到了濕濕的眼淚。她真的變弱了……

接下來，她不敢再亂看，趕忙把便當吃完，又吞了藥後，便回到工程現場。

「都吃完了？」

「嗯。」

「沒留給我？」

靖剛突然這麼一問，讓好不容易調整好自己，重新戴回冰冷面具的高娃暮一驚，

「咦？你沒說要留給你啊！」

靖剛擺出一副苦惱的樣子，說道：「我想說妳生病，胃口不太好，所以只買一個便當，我們一人一半，結果妳居然自己一個人全吃完了？天吶，那個便當我排隊排好久，現在我肚子好餓……」

他摸著肚子，看起來真的很餓的樣子。

「啊！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要吃一半，我……」她真的胃口不好，但因為心情不一樣了，就算吃不下，她還是很努力地給它全塞進胃裡。

「哈，騙妳的！」站直身子，手放回原處，靖剛對她露出大大的笑容，很開心唬到她的樣子。

冰冷回到臉上不過是前幾分鐘的事，現在高娃暮的表情是呆滯。

她沒看過他這樣笑，從沒看過？還是只對她？

趁她還沒回神，靖剛伸手摸了她的額頭。

「還是在發燒，妳確定要繼續工作？還是我來？」

高娃暮看著他，拍拍自己的臉，強迫回神。

「我來就好。」她拿回他手上的一疊資料。

靖剛也順著她，等兩手一空，就拿下自己頭上的工地安全帽，改戴到她頭上，還很自然地替她扣好帶子，調整鬆緊度。

靖剛的手指無意間摩挲著她的下巴，驚得高娃暮兩眼不敢直視著他。已經很久很久沒被人這麼照顧過了，感覺……很彆扭。

替她弄好安全帽，靖剛再將身子彎低了點，湊近了瞧她。「怎麼了？眼睛紅紅的？」是不是感冒太累了？他皺眉，很想叫她等病好了再繼續工作，但知道那不可能。

「沒事，我沒事。」高娃暮慌張撇過頭，決定不再看他，這樣才能把心思專注在工作上。

看著她又繼續忙碌起來的背影，靖剛默默地嘆了一口氣，不再多說。

Crescent